

➡➡那是一种在心里憋了很久很久、有朝一日好不容易遇到了知己可以放心地尽情倾诉的一刹那痛快淋漓的感觉。

【过去时】

●两年多前的一天，正好是除夕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在公司里邂逅了思芸。她并不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大美女，但绝对使人念念不忘，大概是她约1.75米的高挑身材，大概是她那会说话的丹凤眼，大概是她那飘飘长发……其实这些都不是，而是她青春逼人的少女气息，再就是与自己含苞待放年龄不太相符的人淡如菊的笑容，那笑容的意义有多重含义，有对辛苦创业、日夜操劳的父母的祝福和心疼，也有对我们这些支持她父母事业的员工的感激和慰问。

不错，思芸是我当时所在公司的董事长的独生女，别误会，她可不是出生时就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富二代，整日在香车、保镖和高级时装环绕长大的天之骄女，因为她父母只不过开着一家夫妻店，也就是我们公司，全体员工不到15人。父亲姓谭，我们都叫谭总，比较强势的母亲王董直接领导她父亲，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大约六七年前两个人在家乡江苏泰州艰苦创业，开了一个搬场公司，雇了几个搬运工，人不够时就自己当搬场工人，每个月也就挣些辛苦钱，惨淡经营。

后来因为本地市场容量太小，公司几经波折，4年前夫妻俩来到了上海创业，公司经营范围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搬场公司变成了厨房厨具安装公司，职工人数也扩到了十几个人，除夫妻俩和一名司机外，余下同事都是安装工。我们这家公司隶属国内某大型厨房厨具生产商，那家大集团一有消费者买了他们的产品，就会通知我们公司派人去安装，事后上门安装费用会打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

别看我在这里说得很轻松，钱好像很好赚，其实在实际中并不容易。首先那家生产商给我们的上门安装费压得很低，其次他们的要求还非常高，对外加强服务，对下要求严格。第三公司员工的工资、宿舍、办公场地租金等等办公支出，都压得他俩喘不过气来。因此老板夫妻俩这几年来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地对待每一单的生意，即使客户家再远、利润再少甚至是赔钱的买卖，为了信誉他俩也接下。

●因为我是残疾人，区残联残劳所为了促进就业，定期或不定期地把我们这类有劳动能力的待业残疾青年通过特殊的渠道向区内各单位推荐，凡是录用残疾人成功的单位，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年前的一天，刚重点大学毕业的我就这样进入了王董和谭总的视线。当时他俩需要的是一名从接听总公司的任务指令，再安排相应的工人师傅去客户家安装厨具的办公室统筹管理者，同时这个职位也需兼管着客服和负责起草公司日常文件的文案等多方面的工作，这样他俩就能从办公室日常管理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有时间走出公司对外接洽更多的业务和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一下公司的长远发展。

大概他们从残劳所看到我的简历时，是有意外之惊喜的。我当时23岁，上海某重点大学管理专业毕业，年年得奖学金，又长期担任班级和学校干部，可谓是品学兼优，录用我还能享受市里的税收优惠，真是一举多得，再加上从一寸报名照上看出我的长相并不差，浓眉大眼，书卷气十足。

但王董在公司里见到我本人时，那种落差在她脸上很明显，因为我从小就是一名驼背人，俗称“罗锅”，我的这个病完全是遗传造成的，我家有遗传史，母亲就驼背，自己长大后医院确诊为强直性脊椎炎，因为弯腰驼背的关系，脊柱上有一个大包，直不起来身，身高1.5米都不到。王董的这种失落冷漠的态度早在我意料之中，司空见惯了，因此从小我就明白：自己这种天然的劣势要想将来取得成功，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赢得！于是，我那天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样，表现得不卑不亢、进退自如，看得出谭总对我良好的口才和清晰的思路非常满意，当即就拍板录用了我，王董也默认了丈夫的决定。

到岗后我的表现也丝毫没令他俩失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胜任了工作，每次任务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堪称他俩在公司里忠心耿耿的“好管家”，就这样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三年。

●说起两年多前我跟他俩的女儿思芸相遇时，她学校放假后在家无聊，那天恰巧到父母的公司来玩，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聪慧的她当然看出了我与其他员工的不同之处。也难怪，从外表上就有明显区别，其他同事都是操着南腔北调的外地人，都是四五十岁孔武有力的大汉，而且他们都已经成家了，整个公司就我一个24岁的“小鲜肉”，另外她父母外出时，我就成了整个公司的最高领导，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

我和思芸聊得十分投机，尽管平日里里和其他同事都相处得不错，但实在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现在好容易来了一个同样受过高等教育、有共同语言的小师妹，自然很是兴奋，所以一反平时严肃寡言的形象，也变得开朗随和起来，并时不时地开着轻松的玩笑。当然我对她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自己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即使以前在学校里表现得再出色，也从来没有哪个女生青睐过。随着我俩交谈的深入，思芸得知我毕业于沪上名校，从小到大品学兼优，也一直担任学校干部，并感受到我的学识渊博、性格幽默乐天，她看我的眼神也在不知不觉地产生着变化，由一开始的怜悯同情慢慢过渡到佩服和兴奋。我对她也抱有相当好感，她不像校园里一些长相漂亮的所谓校花的娇气和高傲，而是具有一种安静天真、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气质。

我俩谈到后来，已经像好朋友那样无话不谈了，我亦把她当成了一个可爱动人的小妹妹，也慢慢地敞开了心扉，彼此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心事都相互诉说。她比我小5岁，那年19岁，正读大一。从她口中得知，她父母在泰州创业前，都在各自的单位担任中层干部，王董当时在一家当地的大型搬场公司任工会主席，谭总是家具厂的生产部经理，思芸作为他俩的独生女，享受着父母之爱、家庭亲情。

但他俩创业之后，这种亲情便渐渐消失不再，他们已经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创业上，实在顾不上他俩的宝贝女儿了。结果在家乡创业这两年，钱没挣多少，身体都给拖坏了，因为长期给人搬家，父亲的腰都累坏了，动不动就疼，母亲的肺因为长期劳累得了肺气肿，已经做了两次大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组合 II

🕯 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

口述/朗辰 整理/飞侠

童话爱情的破灭

手术。

后来他俩眼看公司在家乡发展后继乏力，事先在泰州联系好了总部在上海的这家厨具生产商，便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来发展，成立了公司，作为它的下属厨具安装公司。他俩在附近小区租了两套房，一套给员工住，另一套给自己一家三口住，半年前他俩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下了一处离公司不远的三房一厅，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不再租房住了。经过家庭的这么多变故，本来学习很好的思芸高考时发挥失常，只考上了苏州的一所大专院校。

我了解了思芸的基本状况，由衷地为她心疼，坚强懂事的她虽然有开公司的父母，但还不如上海一些中产阶级的子女过得潇洒。聊着聊着，我俩都有种心有灵犀的知己感觉，那是一种在心里憋了很久很久、有朝一日好不容易遇到了知己可以放心地尽情倾诉的一刹那痛快淋漓的感觉。

那天思芸在公司里黏了我一天，连中饭也是和我们职工一起吃的大锅饭，那天幸好她父母外出谈事不在，否则见到他们宝贝女儿对我那么神态亲密肯定会胡思乱想的。说实话，公司供应的中饭伙食很差，十四五个人只有四五个菜，还是以蔬菜为主，就是荤菜，也只是用半肥半瘦的肉片和蔬菜炒炒，根本不是大排、大肉之类的大荤，味道也是一般般，因为没有专用的烧菜师傅或阿姨，只是一个安装工兼任的，我刚上班时也花了一个礼拜时间才逐渐适应这里伙食味道。但思芸大口吃着菜，和其他工人师傅打成一片，随和大方。他们非常羡慕地瞅着她对我自然而亲密的态度，显然误解了我俩的关系，我则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苦笑不已，我自己是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

因为那次后我俩交换了微信和手机号码，从那以后，思芸和我联系得非常紧密，平均一两天都要和我在微信上留言和聊天，转发有趣的视频、笑话，学校里有什么点点滴滴的心事都要找我诉说，而我则硬起心肠，刻意拉远彼此的距离。刚开始对她发的微信还偶尔回一下、不痛不痒地敷衍几句，到后来则干脆不回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后，一个周六上午，她突然打电话来，说中午在我家附近的运动场上见面，要把话讲清楚。我刚想说自己有事不能去，她则一反平时和蔼的态度，挂断了电话，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那天中午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结果我俩下午就绕着操场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思芸那天的表现十分勇敢，刚一见面就对我表白说喜欢我，任我苦口婆心地用尽千般理由说了半天我俩不合适之类的拒绝的话，可她就是不听，到后来行事就更加大胆了，索性搂着我的腰、趴在我怀里一声不吭、不言不语。我在心中感叹着：这个看起来可爱柔弱的女孩子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呢?!她难道不知道和我谈恋爱的后果吗?不过到后来，面对她的执着倔强，我也想开了，她作为一个女孩子都这么勇敢，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心里既然有了这种想法，于是我俩就谈起了恋爱，一

般都是周末我到思芸学校附近的小公园去等她，然后我俩去逛街，去书店买书，或者去看电影。我俩在一起时总是形影不离，我背着她的包，而思芸幸福地倚在我的身旁。我们在外滩合影，在城隍庙吃南翔小笼包，在国际赛车场看顶级赛车比赛……那段时间每次我拥着思芸柔软的身体，心情是那么地开心满足，总在痴心妄想：如果老天爷永远能停留在这一刻那该多好?那段我俩谈恋爱日子是彼此有生以来过得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现实不是童话，我俩的恋情非但没有得到她父母的祝福，而且遭到了无情的阻止。变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俩在一个特意离她家相当远的商场里看完夜场电影后正亲昵地手牵手往外走呢，思芸突然发现了对面一张万分吃惊的脸，那是她的一个亲戚，是她母亲的上海表哥的女儿，她发现我俩亲昵的举止后，对思芸硬挤了一个生硬的笑容，然后又用轻蔑的目光瞅瞅了我，然后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俩都暗道一声坏了，正在想应对办法呢，谁知这时王董的询问女儿电话就追来了，她在手机那头不顾思芸的苦苦解释，咆哮着：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赶快给我回家!然后不由分说就挂了电话。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阴冷的雨丝打湿了两颗依然相爱但不再温暖的心，然后我看着思芸哭着一步三回头地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心如刀割，我和思芸的童话故事就要落幕了吗?

●第二天我上班后，果然遭到了王董和谭总两口子的“围攻”，他俩问清我们恋爱的整个过程后，软磨硬使地想拆散我们，但我即使心里再憋屈，依然诚恳地道了歉，不是我轻易地妥协，而是他俩毕竟是思芸的父母，再加上我这种身体状况确实配不上她。而思芸刚开始并没有妥协，勇敢应对，甚至以绝食相抗争，但王董用自己的杀手锏——日益严重的肺气肿病情为要挟，坚决不去医院做手术，除非女儿和我一刀两断!孝顺的思芸经过痛苦抉择后，也只好答应了。

后来我和思芸又见了一次面，算是正式告别吧，那天的气氛很压抑，到如今我依然无法释怀的是，告别时思芸那布满血丝的绝望眼神，她用苍白的嘴唇最后吻我时，重重咬着我的嘴唇。

【现在时】

朗辰和思芸分手后的一个月就辞职了，大约半年后，听昔日的同事说起思芸的母亲王董后来去世了，死于肺气肿的并发症，而且很突然，谭总当时非常伤心，也顾不得公司了，后来他关了公司，和女儿思芸卖了上海的房产，回泰州老家了。